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十三

起丁丑僖公十六年

盡甲申僖公二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六年丁丑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所凝也蓋星墜於天至地而成石也故邵子曰星在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鷁陽禽也雌雄相視乘風而孕者也故莊子曰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風化石隕者陽不翕也鷁退者陰逆驅也此正氣分而妖祲進之象也言宋則散在四鄙言都則專在國中言是月則非戊申同日也五與六偶然之數耳五言石下散在地則察而後知也六言鷁上聚在天則仰而先見也穀梁子曰後數散辭先數聚辭正此意也石隕散於四鄙者五而同在戊申鷁飛過於國都者六而屬於是月則見鷁飛境內欲進而不能者不知其何日矣此春秋時所未有之異也襄公於此盍亦內自省德乎猶不知戒而以強暴陵人何足以弭天變哉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適合五

石六鷁之數蓋不在於鬼神之有意而在於感應之相通也○杜元凱曰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今按外災非水火兵戎無赴告之理故劉原父曰人君遇怪異非常之變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害則告告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竒物妖變之至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躬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赴告之有據此則石隕鷁退于宋何以得書乎宋魯鄰也孔子之先宋人也不必魯史察知而春秋亦自有以考得其詳矣況石隕鷁退當世

所無之變豈有不知者乎因而書之以記異爲重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之卒稱字與仲遂同皆平時爲其君所敬而不名也僖公以季友有翼戴之勳宣公以仲遂有援立之力故以殊禮待之字而不名如齊桓之於管仲稱爲仲父云爾蓋皆不臣之禮也故聖人於其卒也檃實而書使人觀其所由而義自見矣先儒以爲稱字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此說出於程子竊恐不然蓋公孫之子將有承宗之責羈貫成童出就師傅則宜有族以別其宗不然則無可屬矣故孫以王父字爲

氏禮之常也苟其賢也固有父子同朝者雖當祖父之存亦無害於命氏豈待卒而後賜哉且古者賜氏本為世祿非以世官也後世命氏遂以世官自失禮意耳乃遂以生而賜氏為禁豈禮也哉賜族於其孫何必加其祖以孫之受氏而加於其祖之卒則稱其祖者乃氏也非字也然則友之子無佚已可以稱季遂之子歸父已可以稱仲而不必復言公孫矣於理豈可通哉蓋其說起於杜元凱論無駭卒後賜氏而後儒因附益之耳不得於言則亦求之吾心而已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卒塟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

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杜元凱以爲臨淮郡左右按晉臨淮郡即今泗州盱眙縣地淮水所經之處泗州北五十里爲古徐城淮之會盖以去年楚人敗徐婁林而爲徐謀楚也齊桓志怠而德衰楚已知其不足畏矣徒謀以救目前豈久安長治之道哉○邢侯未嘗與齊桓會盟而會淮獨忽預焉何也邢自請從於會耳邢以小國避狄

夷儀桓公憫其新造而加休息焉者但糾合諸侯常以八大國而相鄰小國各從其便附共賦焉則邢蓋屬於衛者矣自緣陵城守供億重煩而邢賦日加不得復休息焉故訴於齊而欲自當一國之賦不以附人也是時齊必助邢使列於會於是衛文公以齊爲抑已而又明年伐齊之憾基於此矣春秋特書邢侯以起邢之所以見滅於衛也然則邢侯何以序於鄭許伯男之下乎因其賦之多寡以爲差也

十有七年戊寅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鄖姓皐陶之後近六之國史記陳杞世家註云皐陶後有英蓼英蓼皆詳黥布傳正義曰英後改爲蓼杜元凱曰蓼國安豐蓼縣今按蓼在壽州霍丘縣其西南界六安州即古六國皆皐陶之後也○桓公爲徐謀楚而伐英氏聊以報復塞責耳豈所以服楚之心哉○王褖氏曰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桓之霸業微矣

夏滅項

項小國蓋在齊魯境上杜元凱曰項國在汝陰項縣即今陳州之項城也魯之至項必越宋陳之境而南

近於楚非魯爲利之國也何爲滅之意者陳州項城即古頓子國與項字相類而後人遂誤以頓地爲項耳其實滅國不因近地不惟勢不能遠畧而亦何益於得耶以齊桓之霸而欲兼國廣地所滅惟在譚遂近國其後猶不能保成者之殲況其他乎按後漢志東平有須昌縣杜元凱以須句國在西北蓋本左氏今考須句不當在此豈其本即項國而又誤項爲須邪頓之誤爲項也項之誤爲須也猶紀之誤爲杞也而謂左氏皆足據乎須句詳見二十二年春取須句下○滅項者本魯君臣合謀公在會而別遣人耳胡

康侯乃謂魯事常諱滅書取此蓋季孫所爲不與之諱亦不考於事實矣蓋季友方卒嗣子無聞其孫行父以卒日計之此時尚在稚年當時祿未去公室政未逮大夫終僖之朝未專國政季孫焉得擅此事哉且滅與取不同取者取之以爲己邑而已其國尚存也滅則宗廟社稷盡毀矣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耳何嘗有意於不諱哉夫僖公本無爲善實心特爲齊桓仗義畏威強從令桓志稍衰而魯又恃其親厚即肆行矣殊不知桓公主覇禁令猶嚴安有諸侯放恣滅其鄰境而不討者乎討而止公則知罪在公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夫人聲姜也○吳澂氏曰此葢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爲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葢稔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之正是以成人之美者惜焉高閌氏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今按吳氏謂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非也魯之滅項尚在會時故公後夫人會卞而始自淮之會至剝齊之止公不當在諸侯既歸之後矣

詳見九月公至自會下○卞說見隱元年盟蔑下

九月公至自會

今按經書公至自會則公非留齊乃在淮也齊謀伐英氏而未有功尚將爲徐謀禦楚之策耳心雖尚顧名義其如死期已迫而智慮不周何哉○僖公去國日久又以爲齊所止而歸故受賀而以至書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小白卒子昭立是爲孝公○齊桓晉文固非以德服人者然亦假仁義以行於諸侯故其事多有可觀而人亦帖服若據左氏所傳齊桓私孝公而致

有五子之爭晉文納懷嬴而公行聚麀之事則是今之諸侯之所爲也不可以爲久假不歸之霸矣當其得志何以令人二公自用管仲舅犯之後皆知勵名節者恐不至此要之五公子之爭在其後世兄弟相繼之日蓋孝公昭公懿公惠公皆桓公子也懿公惠公皆爲弑君者所立至頃公時國猶未靖後人因以爲爭耳以此歸咎桓公不能齊家所致未爲不可但謂桓公死後而五子即爭吾恐諸公子必先及禍無有存者惡能次及爲君哉世儒好言桓文之短往往自陷於誣善不特此也如謂糾爲桓公之兄圉爲文

公之若而加之以弑逆將使後世篡奪者欲掩大惡之名以政令欺天下其害教不小矣餘辯見莊九年齊人殺子糾及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下○黄震氏曰霸業惟齊爲盛惟晉爲久惟齊桓晉文爲可以言霸霸之爲言王室既衰方伯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齊桓晉文是也宋襄秦穆楚莊皆不言霸也霸惟齊晉安有五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蓋春秋之世主之者齊桓晉文耳孟子勸時君行王道其力詆桓文者有爲之言也後之讀春秋者弗察也凡桓文之功皆指以爲桓文之罪嗚呼獨不覩桓

公未起天下之亂爲何如桓公霸而天下定矣桓公甫歿天下之亂又何如文公霸而天下又定矣此春秋之世生民倚之爲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不泯不滅而顧以爲罪可乎特其行事皆出智力苟隨世以就功名而世習既漓諸侯卿大夫之殺奪僭竊者終不可盡棊故孔子作春秋筆削以裁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今按齊桓晉文之始霸以楚之病中國也是以中國諸侯賴焉欲倚以爲重而推戴之故雖未有王命而其勢可行及楚氛少息則人心漸弛而霸威亦有時而窮矣惟以葵丘踐土之會皆因尊奬王

室而王錫之命故遂得以號令天下諸侯無敢違者至其子孫苟能有志安攘恪承餘烈則人心懼楚猶賴匡扶假借餘威一呼可集而霸圖繼久不絶矣不然則齊晉亦一列國耳安能世世召集諸侯哉晉霸所以能久者其子孫每有英君故也若齊則桓公没後五子交争弑君簒國數世相仍所以一衰而即不振耳昔鄭莊公以奸雄之才用其父祖餘烈猶足以示威中國况以英君而嗣霸業乎此晉霸所以能久也餘見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及昭十六年晉侯夷卒下

十有八年杞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左氏以爲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宋以諸侯伐齊非也齊桓公果欲以孝公爲太子而既協於管仲則公心也齊人豈遽違之何待於宋兵何待於持久而交戰邪且孝公者鄭姬所出而鄭不與焉此又理之難通者也杜元凱附益其說以爲

納孝公亦非也若果孝公在外而納之則當書納與魯之納糾晉之納捷菑趙鞅之納蒯聵同辭否則亦當書孝公之入齊矣至於齊人殺公子無虧亦事之大者於法不應不書也而經文何以皆無其事邪及考襄公盟會孝公初未嘗預惟鹿上之盟乃以計愚之卒至伐宋而圍緡則與宋爲讐者也其非襄公所立明矣故齊屢譏氏曰考之於經左氏之言有不可信者是已蓋宋襄公無道之君也當桓覇之時久居齊下積忿於中故因其初歿不自度量而輙欲争覇耳乘喪伐人牽其倉卒及齊人不服日久將歸亦可

見大義不足以一人心矣而復以大衆迎敵必欲一戰取威先聲如此人誰與之昔宋桓公輔齊成霸終始一心而齊亦尊倚重焉襄公不能世其父矣其卒無成也宜哉曹邾久服乎宋無怪其從衛文公每遭狄患桓雖未嘗發兵救之然緣陵之城諸侯同賴衛以會淮時桓公抑己之故獨先負焉真小人懷私背義之心也曹方與齊親厚以其師救著矣惜乎踰時始救救亦不力使宋師復得敗齊亦有愧於大衆之興矣然則魯衛諸君在齊桓時皆號爲賢而今盡見本相不過因人成事而得虛名耳何足齒哉狄之救

齊本惡衛也衛於平時必假齊威以馭狄故特來救以愧其心雖救不及事亦伸義而歸庶幾他日有辭於衛耳而衛之不免於狄禍其幾不在此歟○甗齊地蓋客兵日久將歸齊師備之出境而宋復獨還擊之故戰於此以宋爲主者宋爲志乎此戰也而齊人不能固壘按兵諭詞卻敵亦不免爲兩相及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胡康侯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

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今按付託非人亦謂以孝公囑宋襄公也全章獨此語不瑩耳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稱人将卑師少也狄稱人非進之也部伍行列漸同於中國也狄欲正中國故汰整其兵耳邢人本非衛敵所以敢於犯衛者恃狄強也狄人志欲陵衛非一日矣特以齊桓主霸故不得甘心焉牽衛負齊正其可以假義之日也邢本小邦自救不暇又無天子

方伯可恃安能起而正人乎苟念齊桓之功而欲恤其後人則亦脩德息民要結與國以通好於齊相時而動可也不然則亦盡事大之禮以誠意感動乎衛而已今乃借狄餘威憤求一逞未有能善其後者何則戎狄豺狼欲不可厭飽即棄去寧復相顧乎邢於是乎失謀矣其見滅於衛也宜哉春秋書此惟以閔其一念之善而於狄人之假義則固爲中國憂矣

十有九年 庚辰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稱人徵者也例見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下滕子

即宣公名嬰齊按滕子至二十二年伐鄭復見於經亦宣公也其始立不可考蓋當在莊僖之世也春秋纂例謂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而近世左傳類解因以宣公爲隱八年即位則距見執之年已八十二歲併未立之年而計之得無近百歲者歟豈宜尚任諸侯之事而爲宋所執邪大抵滕之先世以國微故多不詳耳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不書以歸未歸其國而即釋也例見十五年秦獲晉侯下○滕自桓二年服屬於魯至莊十六年爲宋桓公所致從齊盟幽而滕改屬宋凡有諸侯之事賦

皆附焉終齊桓之世政從簡便故小國如滕皆不使自列於會蓋由宋以通故也宋襄不道屬國背之伐齊之役滕人不預故宋人責其背已而執嬰齊自是滕復事宋而後三年遂從宋伐鄭終嬰齊之世不從魯矣夫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滕不服宋非有大罪也宋欲求霸而恃威陵轢諸侯暴虐甚矣豈待貶而後見哉薛季宣曰宋襄執滕子以威求霸是已嬰齊不能以理自明而遂屈已以下宋失國君之體矣故本其自賤之實而書名不書以歸見滕已服宋

也滕至文十二年始復從魯而朝之詳見宣九年及成

十六年滕子卒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邾皆從宋之國而去年宋所與伐齊者也宋公圖霸而僅能合此二國見大邦之不從矣曹南者范甯氏以爲曹之南鄙也宋公親至於此以要盟去曹不遠而曹伯不親會乃以人從則見曹亦有厭心耳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宋襄公之謂矣其霸事之無成也宥以哉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高閌氏曰諸侯終則名鄫子不名史佚之吴澂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為牲以祭神○邾服宋而與鄫鄰鄫為曾壻則邾所讐之國也為宋致鄫乃邾私意鄫畏宋有伐齊執滕先聲不敢不往但至邾而聞邾子不親赴曹南之盟則姑就邾以盟邾子而已有何罪哉既而國人亂殺用以祭神本邾子之謀也是時宋方以威劫諸侯邾或附勢特用淫刑而以為宋討鄫之名謝宋耳豈必宋預知哉李廉氏以為若宋公使邾執之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蓋亦不以宋為主矣

齊桓既沒中國無主諸侯之放恣遂至於此惜哉

秋宋人圍曹

此宋襄因曹伯不親會曹南而討之也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令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胡康侯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内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巳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故子夏爲莒父宰

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
衛人伐邢
張洽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爲
事罪之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宋襄暴虐諸侯皆有挾楚相抗之心是以陳蔡爲楚
致會以爲此盟內稱會外稱人皆微者初爲之約故
君大夫尚未行耳地以齊者其君亦預焉宋既伐齊
則齊亦苟且依勢不顧辱先君矣抗宋無能而倚楚

爲重是反開門延盜也陳蔡近楚齊方勢孫尚可以鹿死不擇陰為解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屬而外患未有加焉乃亦出預此盟僖公烏得爲賢哉

梁亡

梁國名伯爵鄭漁仲以爲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未知是否其地在夏陽梁山按夏陽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盖即梁山南地界於秦晉之閒者也詳見成五年梁山崩下○是時秦穆公以賢稱而晉惠公以惡著陸淳氏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未必然也夫韓在梁西久爲晉併而梁界其

東與晉接壤安知不為晉有邪且左氏於此既曰秦取梁而文十年又曰秦伐晉取少梁少梁即梁地也則其說自相牴牾矣○凡強暴毀人宗廟社稷者曰滅非有滅之者而民逃其上曰潰民逃其上而尋自滅者曰亡○左氏曰梁亡自取之也梁伯好土功亟城民罷弗堪而潰○穀梁子曰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

二十年辛巳

春新作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南門者杜元凱以爲魯城南門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以易舊是也穀梁子曰南門者法門也劉原父曰南非一門也蓋謂魯有庫雉路三門乃諸侯南面聽政之所故通謂之南門耳如此則雉門旁設兩觀春秋宜書新作門觀以别於他門矣安得槩言南門邪南門未嘗有壞有災而新作焉可以已者也無故而勞民故書以譏之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觀此則知春秋書新作南門之意矣餘見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下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詳見隱十年取郜下郜宋之附庸也知宋之不足恃而依魯矣

五月乙巳西宮災

夫有西宮則有東宮東宮者世子之所居也然則西宮其妾媵之所居乎禮夫人居中宮媵居西宮此與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當互考

鄭人入滑

凡用兵而言入皆造其國都之名也滑在今偃師縣南

姬姓畿內諸侯詳見盟幽及三十三年秦入滑下

○按黄震氏曰滑鄰於鄭而服衛故鄭入之此說本於左氏然畿內之滑距衛稍遠無服衛之理必以滑本頹叔之黨而倚勢以陵暴鄭境故鄭報之也齊桓既没中國無霸鄭首從楚稱兵周疆無忌憚甚矣詳見二十四年狄伐鄭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救而去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爲盟也左氏傳曰齊狄盟于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家鉉翁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郤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侯爵漢東大國即今德安府隨州本漢南陽郡隨縣晉屬義陽郡按南陽郡今治南陽縣義陽郡在孝感縣北今皆易舊屬矣隨在属南一百八十里

比屬尤近楚雖常爲楚所侵而用賢圖治猶足自存如楚武王時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爲季梁在何益是也凡近楚之國未有書楚伐者必不服而後書左氏謂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則猶能與楚抗而後服者也自是亦服楚矣然不至於滅而哀元年猶與楚子圍蔡則隨庶幾能自強者歟

二十有一年壬午

春狄侵衛

黄震氏曰前年衛伐邢去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以謀衛難故今年狄侵衛者爲邢故也○許翰氏曰中國

無覇則諸侯力攻四夷衝決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後漢志濟陰郡乘氏有鹿城鄉水經註以爲盟鹿上處盖乘氏在今兖州府金鄉縣菏水之南宋之北鄙也杜元凱指汝陰原鹿縣則非矣原鹿在今光州固始界上汝水入淮處宋襄豈宜遠至於此哉○此楚陰與齊合以求於宋推宋爲首盖愚宋之討也而宋公不悟則與鹿上之盟其楚人之鴆毒乎黃震氏曰宋襄愚而妄作楚特以戲視之耳知此意

矣

夏大旱

夏者郊辰巳之月也大旱者亢暘爲雩也暘亢於郊辰巳之月則失節甚矣其不以雩書者巳月正脩能見之雩以此爲歳事之常耳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亦歷郊辰巳之月然而不以旱書者暘猶未亢不爲災也凡害及於物則爲灾不爲灾則亦但於巳月一脩能見之常雩而已餘互見文二年不雨下春秋大旱惟此年與宣七年兩書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執宋

公以伐宋

杜元凱曰盂宋地○齊桓之世楚雖浸强然未有稱子者以其來者名微不登史策而君大夫猶以鄙陋自疑不敢輕至中國也盂之會楚子窺見中國無人則公然親來爲會而居於陳蔡鄭許曹五國之上矣楚子親焉安得没其實邪○楚與宋會本欲侮之非善意也故齊本預楚鹿上之謀尋亦疑其變詐無常懼而不至宋襄墮其計中不太愚乎趙鵬飛氏曰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讎也見執固無疑矣戴溪氏曰齊桓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

一旦圖霸輕於挑楚於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於掌股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蠻夷執其會主而中國諸侯拱手聽命尚何以立於世乎故以同執爲文而五國與楚爲黨之罪見矣胡康侯曰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

冬公伐邾

黃震氏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鄫魯之親也而邾執鄫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宋為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餘見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人者楚子也宜申楚大夫名本鬭氏未為卿故不稱氏使者君命臨遣之辭凡使大夫未有以人言者其曰人文誤耳然則先儒以為貶者非歟春秋據實立文比辭見義初無作意於其間也會盂既稱楚子矣何獨於其遣使又立一例而稱人邪是若舞文弄

法者之所爲矣楚子實在諸侯之列而稱人者二此與二十七年圍宋皆誤文也○魯自從齊攘楚不與楚親惟齊之盟陳蔡爲楚致魯僅遣微者往會然猶有所覬望故鹿上及盂魯皆不與焉楚欲脅之故來獻捷也捷即宋公以宋公捷而獻魯不知有中國甚矣戎可以言於捷宋公不可以言於捷蓋中國之羞也魯自諱耳故穀梁子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於宋是也餘見莊三十年獻戎捷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史記作亳亳有三故書曰三亳阪尹括地志云宋

州穀熟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湯都北五十里蒙城爲景亳湯所盟也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按宋州即今歸德州也穀熟故縣在歸德州東南四十三里今爲穀熟鎭其西近穀丘故名知穀熟所在則知亳矣是時楚子伐宋進至於此必其地在孟之北也○齊履謙氏曰孟薄皆宋地凡諸侯見執境外曰歸境內曰釋其曰釋宋公者蓋執而未出境也○楚使宜申獻捷以脅魯故魯畏楚而與之盟薄楚以魯爲周公之後而假重焉故以釋宋公之名而召魯與盟然非魯本意也故特書曰釋宋公以見楚致

魯之術耳而魯自此亦專意從楚矣盟書所為例見桓二年會稷成宋亂下○夫宋當東諸侯之中亦天下之要樞也楚得宋而天下可圖矣執宋公而復釋之何邪蓋僖公時蔡陳鄭雖以近楚強從尚未心服而齊芬未泯諸侯苟有倡焉則猶恐其得以擬後是未可得志於宋也故假魯以釋姑少示威而已至宣公時蔡陳鄭既皆服楚道無所覬則長驅中原悉力圍宋更歷三時期於必取宋若無人不能城守則國亦殆矣其時楚人苟得宋公安望其能釋哉故宋及楚平而叔向莽起弭兵之說亦以楚強而中國無霸

不得已也此天下大勢之所繫因併及之

二十有二年癸未

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按左氏曰須句風姓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據此則須句乃子爵之國矣奔因成風則爲魯事矣國滅而與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於魯故春秋何以不書邾此李廉氏所以言無此事也而趙鵬飛氏直辯須句乃邾邑則益明矣又按杜元凱曰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須昌即今東

平州晉東平郡治此距邾二百六十里當僖公時東平之東南皆爲魯有西北皆爲齊有邾人豈能越魯境滅須句以有其地乎魯人欲取須句直伐須句足矣又何必東伐邾而後西取須句邪況此年公既伐邾取須句矣至文七年公又伐邾而取之則須句不服魯而服邾者也非密邇於邾而服習其治魯又何煩再取哉觀文公既取須句而遂城郚正以控制須句也蓋郚魯邑在卞縣南與邾相界則須句當在其間乃邾之屬邑而非國矣公本以邾恃宋害鄫故乘宋因俘以伐之今至於再伐而取其邑焉則逞忿貪

得之兵耳卒至邾人來報而兩敗俱傷魯亦何利哉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書伐鄭則知啓楚盟盂而執宋公者鄭也然宋不自反而必於報讐是又挑楚釁矣泓之大敗果誰咎哉

○衛滕皆宋與國無怪其從許則附楚會盂以陷襄公者也令又轉而黨宋以與鄭讐自此之後遂又從楚而不復預中國會盟真一反覆小人也卒爲晉文所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

升陘杜元凱曰升陘魯地邾人之來兵至而未嘗侵伐故不書侵伐其及以魯魯志乎戰也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左氏以爲邾人獲公冑則似公親行也失之矣不書敗勝負敵也○魯以中國無霸本欲侮邾及升陘一戰兩敗俱傷魯雖少息豈無欲報之心哉隨有晉文再霸而邾始得親預於溫之會矣然則霸者有功於世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書日書朔例見十五年震夷伯之廟下○孫明復曰泓宋水○鄭楚之與國也宋率三國而伐之楚之所

必欲救也但自夏及秋散歸已久則無及於救矣於是發兵至泓將以報宋宋公一聞即親往迎戰戰有定期故特書日主戰在宋故書宋及夷楚兵至泓以夷狄而爭中國也其不義不待言矣宋襄於此盍亦內自反乎引咎責躬諭以辭命楚人當釋宋俘囚之餘豈必呈衍志哉而忽然一戰自取喪師益重其辱矣宋襄[illegible]得不愧死乎左傳序泓之戰全乖經意鄭救無及[illegible]以爲伐宋救鄭敗者在師而以爲君傷股則既不[illegible]矣至於不重傷不擒二毛不阻隘不鼓不成列之說則尤不切於事情盖宋欲雪楚俘囚之耻

方懷必勝之心惟恐無間可乘耳豈暇爲迂闊之論哉世儒但見宋襄寡謀致敗而遂附益其說殊不知宋襄之急功利殆有甚於他人也

二十有三年甲申

春齊侯伐宋圍緡

杜元凱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張洽氏曰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按緡在菏水之南今兗州府金鄉縣南界也餘見莊三十二年遇梁丘下〇齊孝公本與楚盟鹿上以計愚宋者也及盂之會齊懼不往任楚肆行乘宋既困遂自取威故親伐宋而圍

其邑以報伐喪之怨盖孝公方將繼桓餘烈不欲立楚下風此已有爭雄之志者也而不知兵無義聲不足以服中國況盟齊始謀先已見輕於楚矣安望齊勞之克續也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公茲父卒非爲身傷左氏謂傷於泓故非也觀泓之敗不言宋公敗績可知矣得無因敗而以慚憤致疾乎公卒子王臣嗣是爲成公○是時楚與宋讐而諸侯亦皆輕宋魯方善楚心實畏之故不會宋葬廢喪紀矣張洽氏曰時僖公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

公之葬是也○宋襄公迂愚暴虐之君也不惟不能救恤鄰患取重諸侯而危國辱身幾於不免此齊僖鄭莊之所不屑而實五霸之罪人也說者乃與秦穆楚莊同廁五霸之列殊不知五霸之爲霸行仁義以終身者也但以本非已有之實德而徒假其名以濟功利之私故孟子直以假之一字斷其心術之微耳其實功業豈尋常之可及哉夫宋襄秦穆楚莊三君雖皆霸術初未有匡正天下之功也三君之中秦穆最賢然在中國但隨晉文行事而已楚莊則貪暴自私爲害中國遠不及焉若宋襄者抑又下矣況孟子

謂五覇摟諸侯以伐諸侯宋襄秦穆楚莊安有是哉若荀況以吳闔廬越勾踐列五覇而不取宋襄秦穆則亦不知闔廬勾踐與楚莊五十步百步間耳皆不足以爲覇也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止論齊桓晉文之正譎而孟子所載亦但云齊桓晉文之事則周之所謂覇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焉故丁公著氏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爲五覇蓋本於應劭氏其言曰按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覇

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晉文納襄尅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穆公襄公莊王皆無興微繼絶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同之霸功豈不暗乎由此觀之宋襄公之不得爲霸明矣餘見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下

秋楚人伐陳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爲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於法不當稱人矣又謂討其貳於宋亦非也吴澂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

則陳從楚會盂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其說是也然則楚何爲而伐陳邪蓋楚方強盛中國畏之頓在陳南尤迫楚患其勢不得不從楚矣然頓本屬陳陳猶責禮蓋頓人訴楚而楚伐陳耳觀楚城頓而還則伐陳信乎其爲頓也而陳自此怒頓益甚矣故李廉氏曰陳頓之爭始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卒弟姑容嗣是爲桓公○齊桓之霸恐重煩諸侯故國小而力不能自通盟會者則從其所好使

之服於姻親大國若附庸然杞爲魯蜴屬於魯者也
然杞成公不能自強安於卑弱故僖公五年因父杞
伯之喪遂求降爵爲子魯人以其無志不足親也故
不遣人弔葬而杞亦不供伯貢矣此杞成所以稱子
也但伯姬嘗親朝其子以求託焉而齊霸尚存諸侯
方以恤小爲事故未致討耳及其卒也又不來訃於
不書日見之其卑弱可知矣至二十七年杞子來朝
魯遂責其非禮而入杞然則杞之降伯爲子豈魯人
之所欲哉杞本伯爵詳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其不書名者闕文也高閌氏曰不名者史佚之義

見隱八年宿男卒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三

春秋私考卷之十四

起乙酉僖公二十四年
盡己丑僖公二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四年乙酉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前此狄嘗猾夏但及於相鄰之衛雖一至鄭境亦不過侵掠之而已矣今乃直抵鄭都敢於奉詞伐罪何邪必以二十年鄭人入滑近逼周疆而滑者周大夫

頹叔之黨也頹叔方有寵於王故啓狄伐之而已爲之助此爲滑困鄭之謀也不然則狄距鄭甚遠安得有辭於伐哉富辰之諫葢爲此爾而王亦不助頹叔此頹叔之所以生怨而奉 叔帶以逐王歟詳見後天王出居于鄭下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自國而奔曰出奔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也趙鵬飛氏曰三傳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

邪書曰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曰王用出征夫聖人書天王出居于鄭非謂王不可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生於三傳此說得其大意矣凡人君失位出奔未有不由強臣逼逐者襄王之適鄭必爲頹叔惡黨之所逐也而太叔帶者或正其所挾以拒王者歟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於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如此則襄王者有怨於鄭者也何以往託其

國邪且頽叔旣奉叔帶以狄師攻王則是亂也天王出居之上何以不書王室亂邪居鄭不繫之氾則本鄭都非在氾也左氏之言與經文多不相合未足盡信意者止是頽叔先嘗陰致狄女納王後宮而因寵以竊權及召狄伐鄭與王遂不相能而失權以生變也則亦由王不能正家乃其自取焉耳故以自出為文自齊桓歿而襄王遂不能立無霸非細故其以此歟〇今按襄王之出五載蒙塵至晉文盟踐土而始迎復辟別無晉侯勤王取太叔于温之事有則於法不應不書然則左傳所載請隧與田之事果非虛夸

亦當在河陽狩歸之後而不當言於重耳初立之時矣趙鵬飛氏曰或者謂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爲實春秋以周爲重安有晉侯納王而不書者哉

晉侯夷吾卒

夷吾晉惠公也喪不訃故不書日時晉浸強故魯以同姓之故往弔而書其卒夷吾弑卓以立而魯人遠弔其喪則亦不知其爲亂賊矣○夷吾之卒凡公子重耳代之是爲文公文公之立其歸自秦蓋必晉人召之無所爭也故不書入亦非秦伯納之也故不書納左氏以爲秦伯納公子公子入于曲沃使殺懷公

于高梁如此則弒君之賊也孔子正爲此懼而作春秋文公又顯名諸侯事必難掩豈有不書之理及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不告不書然則春秋凡書弒君者豈皆因其來告乎逆賊忌衆文奸何所不至不惟不以告於鄰國雖國中亦諱不敢言矣然於晉里克趙盾之弒得知其實者以其國本有秉史直筆可徵而賢士大夫猶能傳信故得正其弒逆之名耳豈因不告而遂不書哉且重耳出亡知勵名節而舅犯輩從行又皆以忠肅見稱當里克初殺奚齊之時遣使迎立重耳而辭不預亂觀仁親爲寶之言則固以道義

相規不欲失美名者而謂殺懷公以收懷嬴豈重耳之所肯為哉竊意懷公即卓也非圉也本夷吾弒卓之事而誤言重耳爾甚矣左氏之好誣也至於處狄十二年而周游衛齊曹鄭秦楚之境此志於四方者之所有事不可謂其無也然亦恐但微行閱世必不自見其長而左氏盛稱其親嘗諸國恩怨之事以為他日報施張本蓋其所見者小不惟不知聖人之學亦併霸者而不知矣夫文公之興本為中國計其侵曹伐衛圍鄭非以報怨也而合齊宋秦以敗楚非以酬恩也左氏失其意矣然文辭工緻足以眩人豈不

甚誤後學哉○餘見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下

二十有五年丙戌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書衛侯滅邢見衛之滅同姓也衛文公不記一匡之賜而伐齊喪不念同姓之親而滅邢國此小人不仁不義者之所爲而先儒乃以爲秉心塞淵之君誤亦甚矣○朱仲晦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爲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趙鵬飛氏曰下有衛侯燬卒之文後世傳授以類誤耳春秋書滅

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書滅國則其惡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衛文公燬卒子鄭嗣是爲成公○衛文公無道之君也已論於二年城楚丘下矣夫楚丘魯地其城非爲衛也左氏誤傳桓公封衛之說遂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亦無從考其

車數之實縱使有之必嘗習聞富強之術而偶有獲焉未可以為教養之所致也若究其所成則不及甯俞佐成公之政遠矣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蕩意諸之母也蕩之稱氏當在公子蕩之孫實意諸時也意諸既得氏因以其母繫之蕩耳詳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此魯公族之女也嫁於大夫則稱字然則胡康侯以為公女者非邪夫莊公之女已有一杞伯姬矣僖公之女亦有一伯姬卒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伯姬乎故知其為公族女也

此淺事耳則何以書凡大夫自逆恒不書必强家有强於魯而後書如莒慶齊高固是也宋之蕩氏強族也伯姬以宗婦得請於其君躬親至魯而強公成婚非禮甚矣況婦人而越境以逆婦乎姑自逆婦故不書魯女之字公羊子曰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大夫逆例見莊二十七年莒慶逆叔姬下

宋殺其大夫

殺大夫不名衆辭也宋成公以襄公之敗由群臣不忠所致故懼人欺己過疑其臣而盡殺其大夫蓋亦追咎其在先君時辱國之罪也然暴虐甚矣一傳昭

公而卒以輕去其群公子見弑豈非貽謀不臧之所致哉趙鵬飛氏曰宋爲楚所敗宋襄自取之也安可以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恥而殺其大夫此說於理爲長不可盡以爲億度也○殺大夫例見莊二十二年殺公子御寇及文七年宋殺大夫下

秋楚人圍陳　納頓子于頓

頓偃姓子爵國漢爲南頓縣屬汝南郡其地在今陳州項城縣界○按杜元凱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爲頓圍陳以納頓子今考之經頓子不書奔非實

見逐而奔也特往訴陳於楚耳其書納者必頓之臣民爲陳所脅欲遂拒君使不得入而頓子因假楚力以奉邪若止爲備陳而奉則但當言自楚不得云納矣然則陳所以迫頓者豈必加兵其國哉蓋自前年楚人爲頓伐陳陳之怒頓已甚惟以畏楚不敢顯然加兵故經不書侵伐然所以陰爲戕賊之計者無所不至而頓子固惴惴然不能自安矣故不得已而投楚非賴楚人之納幾何不陷陳術中邪黄震氏曰中國僅小夷狄反借爲義舉得其旨矣○納例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下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在魯東衛在魯西僖公葢致二國以從楚也前五年衛尚從宋伐鄭而曾則吾於楚矣僖公爲楚植黨如此尚得爲人望之國哉

二十有六年丁亥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甯速即莊子乃甯俞之父也○盟于向尋洮之盟所以堅衛莒之從楚也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是時齊欲爭雄不與楚同當莒齊鄰也衛齊鄰也而僖公皆致之從楚以要洮向之盟此豈齊所欲哉西北鄙之伐蓋爲此耳○胡康侯曰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譎明矣○酅齊地非紀季入齊之酅鄭漁仲謂酅爲博州汪克寬亦曰在今東昌博平縣北則地在齊西而南近魯之西鄙者也若以爲紀之酅邑則在齊臨淄之東而侵兵之歸當自魯東鄙矣僖公既見齊師逐之出境可矣何必復追哉而猶深入他境遠

至於鄭幸而弗及耳否則幾何不至於喪敗乎書追書至鄭弗及所以譏其深入耳說者以魯有畏而不敢及爲譏是犯窮寇勿追之戒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稱人將卑師少左氏以爲孝公非矣侵不得志故又伐也

衛人伐齊

黃震氏曰衛之伐齊爲魯伐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是爲襄仲居東門因號東門氏莊公之子必

僖公之同母弟也觀僖公時任事之專又文公初年即能貶抑出姜非恃其母成風何敢爲之○胡康侯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今按魯之讐齊皆以楚故而又使重臣哀乞則楚師安得不爲魯所以哉

秋楚人滅夔 以夔子歸

夔子爵芈姓國楚君熊摯之後後漢志云南郡秭歸本國杜元凱以爲夔國今荆州府歸州東二十里有故夔子城○夔在楚西相距五百里楚所利之國也滅之本爲兼併之計其曰不祀祝融與鬻熊者特假此以爲名耳且夔祖熊摯又豈得遠祀其上祖哉

冬楚人伐宋圍緡

齊侯之伐宋圍緡也隨乘宋襄之没既得其從矣至是楚與齊爭故復伐而圍之左氏以宋爲即晉得非因晉文將興而爲此依勢之言乎殊不知晉方養鋭尚未與諸侯相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魯以周公之後望於諸侯雖楚之强暴猶欲結之以爲重況魯之讐齊又本爲楚乎故以楚之强大而亦爲魯所以書以例見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下○僖公以夷狄攻中國取非所有失正甚矣乃以爲功而飲至不亦羞乎

二十有七年戊

春杞子來朝

此杞桓公也猶用子禮朝魯故魯使公子遂入其國

齊桓既沒而貢賦日繁此魯之所以責取於杞也然

則中國無霸而小國不得其所矣惜哉餘見二十三
年杞子卒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齊孝公昭卒弟潘嗣是爲昭公〇左氏曰孝公卒有
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齊孝公六十六日而葬速也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
公下然則齊之兄弟爭立於此已可見矣史記稱孝
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則事不經見不足信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春杞桓公以子禮朝則禮物必不備而群臣之責望者多矣故公子遂入之○吳澂氏曰魯在春秋爲次國未嘗不受強大之凌暴當推已及人所惡於強無以施之於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於魯縱使禮有不備豈不愈於不朝乎今其來朝已忽而卑之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魯號秉禮之國而凌小弱如此他又何責焉餘見二十三年杞子卒下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序諸侯之上而下云公會諸侯則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文誤耳詳見二十一年宜申獻捷下○楚成所以累挫宋襄公者爲其欲圖霸也宋襄既衰則齊孝公又爭强矣觀楚人伐宋圍緡則似其時宋成公以緡下齊矣楚成爭霸會與曹衛陳蔡鄭許既皆南向而宋獨不從此楚之所以圍宋也歟其合陳蔡鄭許者皆楚道之所由也曹衛於道少迂則不預圍蓋爲之遥應以絶宋通晉之道也會以絶其北道不使通齊既而僖公親會諸侯盟宋則所以困宋之謀至矣使非晉文侵曹伐衛以决救宋之策則宋將何所

恃而不亡乎○趙鵬飛氏曰楚之僭宋亦甚矣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乎歟又曰楚僭不已諸侯比楚以戕中國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蓋興霸不速則無以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明年敗楚於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宋不預盟例見隱元年及宋人盟宿下

二十有八年己丑

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楚率四國圍宋晉欲救之則西連秦東連齊而以宋爲內應乃克有濟晉文之計蓋已出此特以宋圍方

急而齊秦未來則不得不親出偏師且以孤軍示弱則楚有翫心庶幾易為力耳曹近於宋出其不意而侵掠之彼必奔告於圍陳蔡許鄭聞之皆有攻所必救之恐雖欲不解圍先去得乎四國既去則楚必退軍而宋師方可出與晉合矣竊謂宋圍當解於此時也宋圍雖解而晉文猶必欲致楚一戰於是又親正名伐衛楚得簡書度必分兵來救則可牽制而邀擊之此皆誤楚之計也然所以相持不決者為楚之大衆背鄭而舍與救衛之兵尚相聯屬而晉之客兵未集進未可輕耳及秦齊將至則晉乃入曹以絕楚人

之後使其兩軍相離不能進退且執曹伯畀宋人以激楚大衆之怒蓋楚之背鄭而舍者其地亦近於曹不可舍前軍而去故得牽之也楚爲所牽志將急鬭似可以戰矣晋文却又遷延以待其情自三月丙午至四月己巳實歷二十四日之久楚志怠矣而後卒然與齊宋秦三國之師擊楚分兵之救衛者以決戰于城濮此又聲東擊西避堅攻瑕之計也楚人後應不及安得不速敗哉而大衆聞之驚惶無措一日之間望風盡潰矣故城濮之書法於楚則戰曰人而敗曰師其以此歟凡此皆以見晋文之譎也若齊桓則

必違而討之服而舍之不以戰勝為功猶倣三王之遺法焉視晉文為正矣蓋齊桓之霸經營於二十餘年而晉文之興由於一旦年且暮矣其意欲急於成功決求一戰故變詐百端不知所出耳此晉文之所以不及齊桓而孔子直斷其為譎也歟○侵曹伐衛各言晉侯此紀兩事之恒辭也與後事為急而書遂者不同矣先儒以為再言晉侯譏復怨者非也晉文崛起信未孚人苟非假義安得取威定霸乎曹衛方服於楚而與宋為鄰當楚圍宋之時豈無以宋之情實告楚以益其横者而况閉宋通晉之道是欲絕其

救也其可惡亦甚矣故侵曹伐衛不惟可以激楚怒而亦可以快人心以晉文之譎而肯失此名哉○按史記晉文是年當有六十五歲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莊公之子僖公之庶弟也刺者殺之也審其罪曰刺春秋於魯以殺爲刺内辭也買爲楚戍衛非正也因晉侯伐衛不卒戍而歸則知所畏矣魯乃寘之於法何義乎故刺有罪者恒不言其故如成十六年刺公子偃是也此特書戍衛不卒戍見買之不當戍也劉原父曰買受命而出疆外欲權宜以避晉難

故不卒戍也可謂識變矣而魯反誅之脅於強楚不察忠臣之心甚矣○左氏以爲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晉殺之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則救在刺前而不卒戍乃謝楚之辭耳考之經文不合矣

楚人救衛

楚之救衛以夷狄而爭中國不義之兵也而衛侯從楚之罪亦見矣○楚本易晉而少與之師所謂將卑師少也故稱人觀陳蔡鄭許之師不再見而城濮之戰宋師亦往預焉則楚人救衛之時宋圍已解矣但得臣聞晉侵曹欲從晉戰計其地當已至曹南境及

聞晉已至衛僅率孤軍謂其弱也則大衆遂背鄭而舍聊遣一旅救之以示不欲棄衛之意豈料晉能敵哉然而晉文本謀正欲楚人如此當時特以齊秦之兵未至故不與交鋒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　執曹伯畀宋人

曹在衛南而近於城濮城濮在曹衛之間晉所欲致楚而交攻之地也苟非楚人離其大衆而聲援不及豈易破哉晉侯既先示弱以誘楚人救衛矣然猶恐其大衆先歸得自全也故躬還入曹而執曹伯以畀宋人將激楚怒使欲鬭耳三月丙午入曹至四月巳

已戰于城濮凡二十四日中間所以誘楚而牽其進退者蓋亦多術矣詳見春晉侯侵曹伐衛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人即救衛之楚人也楚以晉兵易退故少與之師而得臣之大衆則在曹南背鄭而舍不盡行也晉文本欲示弱故以孤軍誘楚救衛而伏齊宋與秦之師夾攻城濮蓋齊宋者楚方為患之國而秦師則穆公練習之兵也齊宋必能用命而秦師又敢死之士故合此三國皆精兵也其筭先定將以一戰取威耳楚

人不知正隳其計雖欲避而不戰不可得已及力不能支兵皆奔北則晉遂乗勝追逐大衆盡殲而得臣亦倉卒不能爲謀矣然則晉所與戰者楚救衛之人也而敗則盡其大衆矣故戰書楚人而敗書楚師正以見晉人攻擊之速而一日之間楚師亦無能爲也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鄑弗及先書齊人而後書齊師蓋亦有此例焉左氏序此最詳然亦雜亂失次求之經文則不合者多矣如楚稱人本將卑師少之詞也乃謂得臣使鬬勃請戰宋圍之解在救衛之先衛侯之奔在敗楚之後乃謂得臣欲請

復衛封曹以釋宋圍謬誤如此經義何由而明哉○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春秋責霸者之意也晉文用譎必求一戰以爲功則好攻樂殺全無仁者之心又不及齊桓召陵之師矣○城濮當在鄄洮之間曹衛界上也詳見四年盟洮及隱四年衛殺州吁于濮下

楚殺其大夫得臣

大衆背鄰而舍少與救衛之師又不相機早退此得臣之所以致敗也楚以軍法行辟必誅不赦欲使賞罰行而兵強於天下此其功利之故習得臣亦必無

辭矣然妄興大衆淩僭中華以取怒於霸國者誰所主乎此楚子當自反者也而歸罪得臣亦異於秦之不替孟明矣故雖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明非正刑也○得臣楚大夫名成謚也以未為卿故止書名左氏以得臣爲令尹則非矣

衛侯出奔楚

衛之罪不甚於陳蔡鄭許晉侯伐衛特欲致楚戰耳未有深惡也衛侯之奔蓋元咺懼晉故逐之而更置君也何以知其然也以後書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則知之矣蓋自楚者有奉之詞也復歸者已絕之詞

也衛絶於內而楚奉於外則見衛之臣子其初必有力主而不欲其歸者矣左氏云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似得其實特未指言元咺歸罪於君耳又謂衛侯請盟歛盂晉人不許及公羊所載文公逐衛侯之說則恐不然若果晉不許盟而逐衛侯則晉所主也方及兩月之間衛侯豈敢遽歸而楚人豈敢遽奉哉故衛侯不名非罪晉也未至於畢伏屈損不失寓公之禮則據實書爵而已然則衛侯爲元咺所逐而以自奔爲文何邪蓋君者一國之主豈臣所能逐哉不能自立棄夏從夷事急責歸竄身

無所則其自取焉耳故凡春秋時君之出奔皆見逐於強臣也使不爲強臣所逐則國君之重他人豈易動搖哉故孟子論治而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其亦深有戒於此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傅良氏曰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尋晉以霸也

汪克寬氏曰齊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霸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衛子者衛侯之弟

叔武也蓋元咺擁立使預晉盟將以廢衛侯也叔武代兄而立亦稱子者蓋未踰年之君不論子繼父弟繼兄例俱稱子以嗣君上承宗廟有子道焉耳邾莒小國也自齊桓以來未嘗從八大國盟會踐土之盟莒子預焉至溫之會邾子又預焉何也蓋莒嘗因魯以即楚邾嘗附宋以伐齊皆得罪於中國今魯宋既服邾莒亦恐懼請從而晉文示以坦懷遂使預於會耳○踐土在衡雍西北今滎澤縣西北一十五里有衡雍故城杜元凱曰鄭地在滎陽卷縣者是也○襄王自出居於鄭之後至是尚未復晉文以楚患方急

未暇納王令既敗楚城濮於是會諸侯于踐土先定
盟焉將以謀王復辟也趙鵬飛氏曰踐土之盟三傳
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此不可信經於僖二十四年
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
地也則天王蓋居於是久矣何下勞之有此說是也
杜元凱以爲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則亦因左氏
之誤耳天王下勞晉侯乃事之大者而春秋不書則
其實非下勞矣故諸侯自盟何預於王而左傳乃謂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邪○又左傳載策命晉侯事
雖有之當在河陽再朝之後誤附於此耳義見九年

會葵丘下
陳侯如會
杜元凱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今按陳侯以是年六月卒必以疾歸也則其會不及盟豈亦先已有疾未能即行懼晉見責不得已而託疾以往邪此可以見陳侯冀異即同之美矣
公朝于王所
王所者襄王出居之處諸侯皆在而魯獨朝王故但書公朝何以見之春秋之例凡會盟侵伐等事前已列序諸侯而又有後事者皆前目後凡以温之會論

之諸侯既列序矣而下文圍許則凡舉諸侯豈有朝王重事而反不言諸侯乎故齊履謙氏曰朝王盛典也當備書之今獨書公見諸侯之不朝此說是也然則天子在是諸侯何爲而不朝也王自辭之耳凡諸侯入朝必有燕饗之恩車服之賜東遷以來王室衰微禮多不備不惟諸侯簡慢不恭而王亦因循自遜矣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五服群辟豈皆盡無恭敬之心而況桓文一匡天下豈亦不能首倡此義乎故天子在是諸侯不朝王自不欲也而禮亦豈能盡廢哉要必若後世之以公服瞻拜外朝而已惟僖公

以周公之裔獨親厚焉故得躬入內朝面見而成朝禮蓋所以通諸侯之情也諸侯雖不朝而勤王之美自見矣穀梁子曰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其說誤矣故趙伯循曰按天子巡狩諸侯會朝于方岳之下何得云朝于外即爲非禮哉且物理人情豈有天子出巡而諸侯不朝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之歸書曰自楚因楚力也歸而稱復衛既立君位已絕也衛侯因楚力以復國則元咺爲主於內不欲其歸矣但其歸也甯俞入盟國人不貳則其歸無

難故曰歸耳然而要盟陰結降心相從乃屈己求民非民思己也故特稱名以爲失君道矣叔武不書殺則非殺也意者叔武之立本元咺所督而衛侯之歸武實有讓心焉故但廢而不罪公羊以爲叔武治反衛侯而稱其讓國似非誣語第謂衛侯得反終殺叔武則未見其然耳夫衛侯之奔豈獨元咺之罪哉衛人亦多有不協者矣今衛侯既使甯俞與盟而有居者無懼其罪之言則於元咺亦宜有處使之感格自新可也而又逐之使無所容則衛侯豈爲困心衡慮而後作者哉自是君臣交訟辱及其身則亦衛侯有

以自取之耳○元咺奔晉所以愬衛侯也啖叔佐曰
凡奔皆惡也

陳侯款卒

陳穆公款卒子朔立是爲共公

秋杞伯姬來

吳澂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
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
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杞伯姬
自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當亦老矣而匍
匐來魯豈其所得已哉國小爲魯所凌也夫伯姬數

歸固非禮矣然大國不能恤小以致婦人不得自安使僖公稍念親親之恩能無愧乎哉餘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

公子遂如齊

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則恃楚而讎齊者也及齊從晉敗楚城濮則遂畏齊之懟晉矣故因踐土會盟而使公子遂如齊通好非有晉覇懷柔其間友邦安得而輯睦哉故張洽氏曰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

温畿内地說見十年狄滅温下○温之會以公朝王所諸侯既得所請而待王出狩也○狩謂田狩先儒以爲巡狩非也古之言巡狩者所重在巡如書稱時巡傳稱南巡史稱巡隴西巡北邊之類皆以巡包狩而凡單言狩者則皆指田狩也如春秋所載狩郎狩禚西狩之類豈得謂之巡狩哉況巡狩之禮王者所以考功能行慶讓後世德意既泯未免假此誅求供應煩勞多生怨讟此諸侯之所不欲也故穆王共王以降無復周游者民情既便晉文又豈肯導王脩舉

邪若假其名以示義則又非春秋紀實之意矣然則襄王之狩其必舉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而因田狩以講武故事歟河陽即溫以其在河之北迤運而西故遠言之而曰河陽南踰孟津則為雒陽王城不過百里間耳本屬畿內杜元凱以為晉地非也畿內非方岳之地而謂於此巡狩則信乎有所不通矣夫鄭在河南自鄭還周當邐偃師然滑都所在恐頹叔與之合黨有異謀焉故託於會狩而紆道河陽且以存武備耳由是觀之則襄王之於叔帶實未嘗殺而叔帶本在王城不在溫也晉文初為此謀必開示恩威

調和上下而不以刑誅恐之此頹叔董所以革心而
襄王所以光復也歟不然則伊雒諸戎雜居畿内頹
叔所挾以奉叔帶者正在於此反側懐疑變將不測
豈旦夕所能定哉衰世之事大則貞凶姑以康濟目
前耳然大合諸侯以講武馬亦足以寒奸邪之膽矣
餘見二十四年秋伐鄭及天王出居于鄭下

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不書月冬下有闕文也杜元凱曰有日而無月
史闕文孫明復亦曰不月者脱之穀梁以不月别生
義則誤矣○公再朝王所送王而面辭也餘義與踐

士之朝同然襄王得歸當以晉文爲功首而不預朝焉豈人情乎蓋當狩時必以戎服見王所謂赤芾金舃會同有繹者是已但不成乎朝禮耳況王有策命之頒禮數已特厚矣其不受晉朝豈亦尚有宰孔使齊桓無下拜之意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執衛侯稱人微者耳晉侯方有王事故使人執之而襄王適還故歸之京師也按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言歸于京師彼蓋爲王而執也此獨言歸之于者則已執之而不以自治之辭也與晉韓穿言汶陽田不

以自得而歸之于齊者例同執諸侯以歸京師而不親行見其威令幾於敗物矣夫元咺愬晉必以衛成得歸外資楚力而叔武嘗預勤王名既通於王室者也今遽廢之不由王命而河陽之朝衛又不會晉文豈不以成公爲得罪王法乎故復執之不敢自治而歸獄于王亦假義之事也然成公能以理自明其詞不屈故不稱名○衛侯從楚固爲有罪然其初亦因中國不足恃而爲魯所要大臣必亦預謀矣元咺身爲正卿惟恐及己故歸罪於君既專廢置及君既歸又訟於晉元咺之罪豈下於衛侯哉晉人苟察其情

則亦彌縫其闕可也今乃為臣執君專恃威力則非以德綏諸侯矣何以致衛侯之心服哉元咺之位已絕而又因晉力以復歸則專國蔑君恣行無忌而晉與為援非所以正人倫明臣道矣晉文惟無以德行仁之實故為元咺所蔽如此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其事也歟○左氏稱溫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如此則執當在王狩之前矣王事未畢晉文必無暇於治衛獄獄既待對則元咺宜至京師又豈得先歸邪君歸則身出而愬晉君出則晉奉而身歸是咺為晉侯之所助者也曷嘗與衛侯面對哉及觀衛侯

之執書於狩後而晉以人稱則是晉侯別遣人執也其不在會所可知矣

諸侯遂圍許

許自二十二年從宋伐鄭不復與中國會盟蓋因宋敗而從楚矣至二十七年遂與楚圍宋雖踐土河陽距許甚近而天子在是亦弗顧焉諸侯罷朝而即往圍之其義豈不正哉使晉文奉詞開諭脩德撫綏則不勞兵力而許自歸心矣然而摟諸侯以伐諸侯則霸者以力服人之事耳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見晉雖起於勤王而實欲假仁以服諸侯也許向楚則急以

兵圍而霸者之本心見矣安能致許心悅哉故翟泉之盟許猶不至而三十三年尚勤再伐亦不過得其從於救鄭盟新城之二役而許卒安楚宇下不復返矣覇威及人之淺固如是夫餘見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下

曹伯襄復歸于曹　遂會諸侯圍許

諸侯不生名凡生名者皆屈服之辭奔而名者屈於所往之國也歸而名者屈於所屬之臣也復者國內立君而已絕於位之辭也曹伯初為晉執猶能不屈故不書名今曹已有君其位既絕而諂求臣下　許授

事權以圖謀復國則失君道矣故據其自屈之實而書名歸易辭群臣旣協爲之撫營則內必謀廢乎攝君外必求解於覇國而其歸無難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曹與宋鄰而距許稍遠自宋歸曹而遂會諸侯圍許則席不暇煖矣書以見其急於畏晉也

春秋私考卷之十四